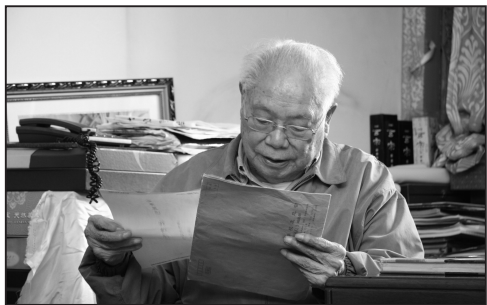


99岁作家马识途：20万字处女作销毁在革命途中

○周南焱



2013年5月马识途学长在家中

“你想找马师傅？他住在七楼，平时都在家里。”小区门卫热情地指向一幢旧楼。这是四川成都的一个老小区，99岁著名作家、革命家马识途就住在这里。房子看起来起码有十几年了，楼道里的两部电梯也很旧，其中一部还是坏的。敲门进屋，他的女儿马春梅轻声说，父亲早就起来了，在书房等你来呢。

书房不算宽敞，四壁挂着书画，其中有一幅骏马图。书桌笔架上悬着十几支毛笔，桌面摊着卷起来的字幅及几尊雕塑。马识途满头银丝，但精神矍铄。他把着小紫砂茶壶，打开了话匣子，谈吐不疾不徐，思维清晰。谈到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，他指着窗台上陈列的两个文学终身成就奖的奖杯，再三叹息：“我没有终身成就，只有终身遗憾。”

遗憾一 处女作销毁在革命途中

马识途的书桌上摆着两尊铜像，一尊

是鲁迅、一尊是巴金。“这两个人对我的文学生涯影响巨大”。上世纪30年代，正是因为读到巴金、鲁迅的作品，激发起他以笔墨抗日的决心。但真正的文学科班训练却是在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完成的。其时，马识途的身份是地下党员，潜伏在西南联大中文系，得到闻一多、沈从文等名家的教导，还是闻一多与中共之间的联系人。

在西南联大时，马识途和张光年办过文学刊物，还写了生平第一部长篇小说《第一年》。“这是一个讲农民觉醒后参加抗日的小说，整整写了20万字。但当时我负责西南地区地下党的组织工作，每次迁移都会把稿件全部烧掉，不可能留下我的任何作品。”马识途惋惜地说，失去的这部抗战小说，是他很大的一个遗憾。

解放后，马识途担任行政工作，没机会提笔创作。直到1959年，在张光年、邵荃麟等作家的鼓励下，他又开始写小说。他曾有过一段可歌可泣的经历。1941年初，做地下党工作的妻子刘惠馨和刚满月的女儿，被日本特务逮捕入狱。妻子牺牲了，女儿下落不明。20年后，马识途才终于在武汉找到自己的女儿。这一往事被他创作成长篇小说《清江壮歌》。

“《清江壮歌》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，我的爱人牺牲，女儿分别20年后才找到，当时小说影响很大。但不管怎么样，

我还是没有表达充分。”马识途感叹。在他的脑海里，常常浮现过去牺牲的革命同志，他们好像在敦促他，为什么不把他们写出来，就是这种责任感促使他继续写小说。

遗憾二 没能续写《夜谭十记》

三年前，姜文导演的电影《让子弹飞》票房大获成功，这部影片正改编自马识途的小说《夜谭十记》，但马老并不以此居功。“有人说《让子弹飞》用了我的故事，但姜文仅仅用了我的故事框架，表现的是他内心的东西，跟我的小说是不一致的。”当时，借电影的东风，全国有十几家出版社要求重印《夜谭十记》，马识途自己却并不满足。

《夜谭十记》共10个故事，自1942年开始写《破城记》起，一直写到1982年的《军训记》，马识途足足写了40年，其间稿件多次被毁。他回忆道，创作这本书的灵感来源于他早年的地下工作经历。出于掩护身份的需要，他经常更换职业，因此得以和三教九流打交道，听到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奇闻轶事，了解到那个社会的真实状况。

1982年，《夜谭十记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马识途至今提起来仍很欣喜。但他又感慨说，“没能续写《夜谭十记》是我的终身遗憾”。当年，《夜谭十记》开印20万册，时任人文社社长的韦君宜希望马识途仍用摆龙门阵的写法，写一个“夜谭系列”。“我的故事都准备好了，至少有50个故事，但最后还是没写出来。没写出来的故事比《夜谭十记》精彩得多”。

退休之前，马识途的行政工作太忙，

肩上担子太多，一直只能是业余创作，宏大写作计划终成泡影。“我经历过好多浪费时间的事情，我最好的黄金创作时段都浪费了。我大概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也不会有好作品出来了。”他语调痛切地说，自己的生活经历那么丰富，很多人和故事在自己的脑子里，但表达不出来，只能跟着他埋到地下去了。

遗憾三 始终没写出传世之作

“我最想谈对文学的看法！文学就是人学、就是美学，是人类用文字为自己寻找灵魂的家园，安放自己的精神。”在马识途看来，人类不可能完全是真善美，不可避免有假恶丑，文学表现的就是人性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不断斗争的过程。“我始终觉得文学是有用的，对世道人心起作用，不是为了穿衣吃饭、肉欲满足，而是能让读者的灵魂升华、净化。”

话锋一转，马老随即对当下的文学现状提出质疑，语气变得有些激烈。“我看到当下很多好的文学作品，但真正能对精神升华起作用的作品越来越边缘化，媚俗、低俗、恶俗的商业化作品很流行，包括这类商业电影、网络作品很流行。”他反问，谁来为我们看守精神家园，难道文学只满足于赚钱吗？

“我反思我的作品，思想路子也很对，但作品总达不到理想的水平。我的生活经历很丰富，见过的人和事非常生动，但始终没写出传世之作。”马识途动情地说，可惜了自己经历过的生活素材。他用手指着窗台上的两个奖杯，原来是不久前美国华人作家协会、四川省文联颁给他的文学终身成就奖。但他叹息道：“我没

□ 名师轶事

有终身成就，只有终身遗憾，这不是谦虚！”

人物观察：“做一件好事，就算过一百年了”

虽然已届99岁高龄，但马识途的身体不错，喜欢尝试新鲜事物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很多人还不知电脑为何物时，他就买了一台286型电脑，练会五笔输入法。

“我跟徐迟、周有光是国内最早换笔的作家，觉得是新东西都会去追求。”他笑逐颜开道，用上电脑后，自己打出过数百万字的作品。

后来眼睛不太灵光了，他就用手写板创作。负责照顾父亲生活的马春梅也会帮他打字。去年马识途又出了两本书，现在他的手头上还有两个写作计划，一本是散文《百年拾忆》，另一本是人物小传。说话间，马老起身去里屋拿出一个iPad，手指在屏幕上迅速滑动。他说这是孙女买给他的，用来看新闻、读小说很方便。

书房挂着一幅精心装裱的隶书作品《桂湖集序》，又牵出一段文坛佳话。1987年10月，巴金回到久别的故乡成都探亲访友，文学界的泰斗们齐聚一堂。“巴金、张秀熟、沙汀、艾芜、我，我们五个人在四川叫做‘五老’，五老在一块儿来签个名，还公推叫我来写这个序。”不过，其他四老均已过世多年，只有马识途一人健在。

如今，他每天都要写几幅毛笔字。90寿辰之时，马识途不办寿筵，而是在四川美术馆办了一场书法展，作品现场义卖，所得全部捐给贫困大学生。明年1月，他将迎来自己的百岁寿辰。“百岁时我不收

任何礼物，也不搞庆祝会，准备还搞一个书法展，我提供书法作品，他们拿去义卖，收入还是捐助贫困学生。”他悠悠地说，做一件好事，就算过一百年了。

（转自《北京日报》2013年11月4日）

附

马识途学长百岁书法展 在京举行



“我不是来向朋友们告别的，我还想参加下一届全国作代会呢！”5月24日，由中国作协主办的“马识途百岁书法展”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启幕，著名作家马识途精神矍铄亮相展览现场并幽默致辞。

展览展出了马识途近年来创作的书法作品148幅，其中32幅是马识途自作诗词。不少观众在他的《百岁述怀》等自作诗词前流连。中国作协主席铁凝，作家王蒙、邓友梅，文艺评论家仲呈祥及马识途在京的亲朋好友共100余人出席展览开幕式。马识途学长好友王汉斌，西南联大校友会会长潘际銮、副会长李晓及联大校友张彦、闻立雕，清华校友总会理事孙哲等出席了展览开幕式并参观了书展。

（童雪辉）